

浪漫经典

风暴的心

萝珊·贝克尼◎原著

叶水心◎译



新疆青少年出版社

新疆青少年出版社



风暴的心



夢珊·貝克尼◎原著

叶水心◎译

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出版

[新] 新登字 06 号

责任编辑：韩全学 程 春

装帧设计：王 成 成 功

风 暴 的 心

梦珊·贝克尼◎原著

叶水心◎译

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出版

(乌鲁木齐市胜利路 100 号 邮编：830001)

陕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新华印刷厂印刷

850×1092 毫米 32 开 10 印张 208 千字

1998 年 6 月第 1 版 199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1—5000

ISBN7 - 5371 - 2099 - 4/I·723

定价：12.80 元



1

一八四四年 英格兰 伦敦

钻石庄是苏丽莎的父母在伦敦的寓所，其中那间正式而堂皇的餐厅，是她最不喜欢的房间。太华丽了！而且在今晚，虽然有许多人对她说美丽的祝福，但人实在太多了！

光亮的红木桌上摆满银器、水晶杯及中国的瓷器，她看到桌子那一头的父亲偷偷地碰了麦克一下，后者便服从地站了起来。所有的目光便期待地转向他。这也难怪，尚麦克是马里伯爵的唯一继承人，而且自己也拥有克莱摩子爵的封号。他有一种自然的架势，到哪里都能吸引所有人的注意。当然，他宽阔的肩膀及满头的金发，更有锦上添花之助。他就像丽莎所研读过的许多希腊雕像一样俊挺。

只要他说话，大家都听。她父亲总是向她引述他的话，她弟弟培芮学习他的发型及领巾的打法，她的哥哥洛凯则模仿麦克走路及说话的样子。这些已经足以让丽莎托辞不适而回到房间。但是今晚不行。今天是她的生日。大家都来为她庆祝，她必须表现出快乐的样子。

“敬苏丽莎小姐——”

“未来的克莱摩子爵夫人。”洛凯从桌子的另一头说道。

“太好了，”培芮接着说。“我老姐不会在这里使唤我了，她会改而向你发号施令。”他对着麦克笑着说。

麦克对培芮眨了眼，嘴角泛起微笑。他世故地等待笑声停止之后再说：“在我最亲爱的丽莎十九岁的生日，愿你永远快乐！”

他举起镶着金边的水晶杯，一饮而尽，笑着对她说：“明年我会办一个一样气派的舞会，庆祝你二十岁生日。但那时有我们的家。”

~~~~~ 风 暴 的 心 ~~~~~

他面对专注的群众，然后说：“你们都将受到邀请。”

丽莎以前就常头痛；宣布她将与全英国最英俊、最有身价的男士结婚，使她更是头痛欲裂。接着是一连串的敬酒，仆人们忙着倒上等的香槟。喧闹声愈来愈烈，丽莎几乎支持不住。她乞求地看了母亲一眼。

虽然这张餐桌长的有点夸张，但是康丝还是注意到了女儿有些异样。她保持安详的表情，却暗中示意管家。管家摇铃，于是母亲起身说道：“我想女士们想先告退几分钟。苏先生？”

苏杰若喝完杯中的香槟起身，用刺织的餐巾擦了擦嘴。“好的，亲爱的。男士们，我们去抽根芋吧！我有一些从西印度群岛来的上好雪茄。”

虽然丽莎仍对培芮的话生气，但仍感谢是培芮而不是麦克扶她站起来。如果是那位完美的麦克，她脆弱的肺可能会马上窒息。

她的父母为何坚持要将她许配给这么一号名人？他们在外貌及社会地位方面都十分相称；但他实在太俊美，甚至好看得有些过分。她也很迷人——至少几位追求者会如此说——但比起麦克则是遥不可及。他很聪明，而且机智，对于各种社交场合都如鱼得水。不论各种情况——狩猎、竞赛、处理家产及在国会中侃侃而谈——各个领域都是冠军。她知道这些，因为她的父母兄弟及亲亲戚们总是不厌其烦地告诉她。

相反地，她是羞怯内向的小白鼠，喜欢静坐阅读或女红。她不亮丽，也不有趣。她的表姐洁西才适合这种描述。丽莎始终无法了解为什么麦克追求的不是洁西，而是她。

当麦克开始特别注意她时，她觉得受宠若惊。所有她去的舞会他都尽可能和她跳舞。她每周至少来看她一次，带一些贴心的小礼物给

~~~~~ 风 暴 的 心 ~~~~~

她，包括翡翠胸针、嵌有名字的针线盒及镶有小帆壳的针垫。这时，他的意图已非常明显，这让她慌了手脚。如果她嫁给麦克，她必须管理他的许多家务，同时陪他的朋友同事交际应酬，就像她母亲为父亲做的，只是规模更大。

丽莎喜欢装饰家里，但不擅长招待宾客。她的母亲能够轻易地吸引许多来访，把他们安排得服服贴贴。但丽莎知道她没有办法。她根本不知道怎么做。

除此之外，她也常生病。她从小到大就一直在生病。

哦！为什么她一定要嫁给麦克？为什么她一定要嫁人？她宁愿在家多待几年。结婚的事以后再说。

“你还好吗？亲爱的。”母亲正扶着她的手臂回房。“呼吸还顺畅吗？”

“我想独处一会儿。”丽莎用微弱颤抖的声音说。

母亲带着丽莎到他们特别为她安排在一楼的大卧房，没有再多问。他们觉得丽莎每天要走阶梯会太劳累。她的肺很虚弱，爬楼梯可能会让她呼吸急促。但丽莎宁愿忍受气喘的折磨也不愿嫁给麦克。

“露琪，你觉得我们应该准备蒸气帐吗？”康丝在关门之后问道。“也许我只需将她的礼服松开，洗一洗她的手腕及脖子。现在就做。我们只有几分钟。”

苏康丝用她的棕眼看着女儿。“丽莎，你不要太过兴奋，这只是一个生日宴会。”

“好的，妈妈。”丽莎顺从地回答。她靠在有金饰的希腊垫子上，闭上双眼。“我尽量。”她接着说，声音更为微弱。

这样做确实有点效果。她的母亲将手指按在丽莎的腕上数着脉搏。“现在呼吸她点了吗？慢慢来。像迈利医生告诉你的，算着呼吸

~~~~~ 风 暴 的 心 ~~~~~

的次数，静下心来。这只是一个生日宴会。”她重复着，但已不那么确定了。

丽莎抓住了机会。“我知道这只是一个宴会，但是麦克他……婚礼……哦！妈妈，请你再跟爸爸说。”丽莎睁开眼睛，恳求地注视着她的母亲。“请你告诉我，你会让他重新考虑。”

康丝皱着眉头，停顿了一会儿说：“露琪，请离开一下。”女仆走了之后，康丝握着丽莎的双手说：“结婚是你的义务，你也知道的。你父亲好不容易找到像麦克这么好的对象。这么温文又有学问。在家世方面又如此登对。”

“是的，麦克在各方面都如此完美。”丽莎苦涩地说道。

“女儿啊，我真不了解！你的表现好像那是一项缺点。”

丽莎努力将自己的身体在斜倚的沙发上撑直，双脚回到名贵的地毯上。“他的确很完美，但我……比较起来却有点可悲。”

“丽莎！这不是事实！你这么动人，任何男人能娶到你都是一种幸福！”

她苦笑着。“我知道我们是‘完美’的一对。自从你和爸爸宣布我们订婚以来，我已从熟识的朋友或不认识的人口中听过无数次了。但并不是这样的，妈妈。他是——”她停顿下来，找不到合适的方法来表达自己的感受。“麦克他……对我来说他太完美了！”

“这绝不是事实。”母亲一再重复。

但她们其实都心知肚明。无可否认的，苏丽莎是全英格兰的适婚女子当中，最富有的女性之一。她从小多病，使她变得保守嗜书。比起备受欢迎又外向的尚麦克，她就像隐士一样。他像是夜空中明亮的信号灯。而丽莎则像风中摇曳的小蜡烛。

“麦克并没有任何迟疑，”母亲告诫她。“你更不该有。”

~~~~~ 风 暴 的 心 ~~~~~

“那是因为他会活得比我久。”丽莎说道。她已开始辞穷，只好用恐吓的方式。但她有其他选择吗？看看她的病史，这非常可能是真的。

“不要说这么可怕的话！”

“那却是真的！我一定过不了生孩子的难关——就算我能尽到做妻子的责任。”毕竟，他甚至没有向她要求过一个深吻。只有在他们订婚的宴会上，他为了满足观众，才象征性地轻吻了她一下，以示爱意。这当然不像她在小说中或是洛凯的“亚里斯多德精选集”中读到的热吻那么动人。

“丽莎，我不准你再说这种话。婚姻对你会有帮助。换换环境或游历一下各地。你回来时或许我们已经认不出你了，因为你将会变得更健康。我非常确信。”

其实康丝并不十分确定。丽莎一直都很虚弱。虽然气喘已许久没有严重发作，但那是因为他们一直谨遵迈利医生的指示，小心照料。不能骑马，只有在温暖晴朗的天气才能外出散步；以及她可怕的刀促呼吸声。

洛凯和培芮自小身体都很健康。只有丽莎从小就病奄奄的。整个家庭都付出很大的心力照顾她。她只要按个铃，马上就会有人出现在她身旁。也因此，从小就很少活动而将注意力都放在书本上。她画画、阅读。天气好时可在阳台上走动，其余的时间都待在屋内。

她面貌姣好，有一双略带灰色的双眸及一头乌黑光泽的秀发。她虽身材娇小，但匀称有致。可惜娇弱的像个洋娃娃，似乎太过用力就会破碎。

大部分的时间她的家人会让她有正常的作息。带她参加一些活动，但她通常都会躲回书房念书。这次的婚姻事件，更让她瑟缩于她

~~~~~ 风 暴 的 心 ~~~~~

自己的世界。

康丝将不情愿的女儿带回了宾客的地方，不知道自己是否应该再向丈夫提这件事情。

在餐厅内，丽莎选了火炉旁的一张扶手椅坐下因为她总是会觉得冷。她请裘蒂姨妈坐在旁边，以防麦克来坐。培芮将坐在轮椅上的十岁表弟欧瑞推过来。有一阵子，丽莎几乎已忘了麦克。欧瑞在夏天因骑马摔断了腿，因此坐在轮椅上。因为复原的情况不佳，他还无法走路。他父亲贺罗德爵士为他订制了轮椅，但他很不愿让人看到他用。

“嗨，欧瑞，我想我还没有谢谢你来参加我的生日晚宴及——”

“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回家？”欧瑞打断她，问母亲说。“大家都在看我，我要回家。”

“嘘，”裘蒂告诫儿子，偷偷看了一下周围。“你要守规矩，亲爱的。”

“但我的脚痛，”欧瑞坚持说。他苍白的脸皱成一堆。“你知道天气一冷，我的脚更痛。”

“让我来把你推到炉边。”丽莎起身要去帮忙他。

“丽莎，你的身体还很虚弱。”求蒂示意要男仆去帮忙她。也就在此时，丽莎的父亲和麦克一起走了过来。

“啊！女儿，你在这儿！我和麦克刚刚不在——”

“哦，麦克。我正在找你。”丽莎扯了个小谎。他总是非常体贴，当然不会拒绝她的要求。“欧瑞不太舒服，我想他和‘恬娣’在一起一定会好些。你能不能帮我找一下她？”

“但，丽莎——”父亲插话道。

“没关系，我很乐意帮丽莎找‘恬娣’，当然，也帮欧瑞。”麦克绅士般地行了礼，同时给了丽莎一个微笑。“知道她可能在哪里吗？”

丽莎皱了眉头，好像在思考的样子。事实上，是为了掩饰和麦克在一起时的惊慌。“很可能在晨房。”她再次撒谎。丽莎的猫咪“恬娣”很可能躲在厨房里，窝在煤炭盒和水槽间的小缝隙内，温暖又舒服而且大家都找不到。她想，麦克一定找不到，这样也许整晚都可以不必再见到他。

但欧瑞似乎无动于衷。

“你会喜欢我的猫咪的。”她试着说服噘着小嘴的欧瑞。

“我讨厌猫。”他说。

“我也不喜欢。”苏杰若插话道。他看着丽莎说：“特别是有人用它当藉口时——”

“那你喜欢什么动物？”丽莎问小孩，打算不理睬父亲。

“他以前喜欢小狗和马。”裘蒂姨妈帮他答话。

“猫咪很可爱呀！”丽莎坚持，想要让小孩自己开口。“尤其小猫咪很滑稽的，像小猴子一样总是扭打在一起。”

“我们给了他一支小狗。”裘蒂伸手整理欧瑞垂下的头发，但他猛然地把头转开，裘蒂只好将手收回。

自从欧瑞受伤，这四个月来，丽莎很少看到他。看着表弟抑郁地坐在轮椅内，被强迫参加他不喜欢的社交活动，丽莎十分了解他的心情。虽然她生理上的缺憾没有像欧瑞那么明显——至少她可以自己走动——她和他被社会主流遗弃的感觉是一样的。可惜没有这么一个地方，可以让他们聚在一起。在那里，生病的、残障的才算是正常，那么他们就不会被看成是异类了。

突然间，她有了一个荒谬的想法。她不知在何处读到过，可能是从父亲每天带回来的晚报上，还是去年春天，一位住在康瓦尔的公爵夫人所写的旅游杂记内，或是那本有关大西洋沿岸候鸟的书中得知。

~~~~~ 风 暴 的 心 ~~~~~

但不管想法从何而来，丽莎对于目前的困境突然有了答案。曼得岛。对了！曼得岛。大群候鸟，以及千万躲避英格兰湿冷气候游人的避风港。岛南方的迷人海岸，使它成为冬季英国病患的休憩地。如果她和欧瑞可以到那里，他们就可以和其他人一样——而且她也可以远离麦克及父亲一手促成的婚事，至少可以拖上一阵子。

她靠向前，双眼闪出了希望的光亮。“我有很棒的主意。”她说。

在其他宾客离开之后，欧瑞及他的父母还有麦克尚未离开。裘蒂姨妈未参加他们的言论，只坐在炉火旁聆听。但丽莎确信她是支持她的。麦克懒懒地靠在壁炉边，一支手撑着，另一支手则拿着一杯忘了喝完的酒。丽莎的母亲也保持安静。只有罗德姨丈和丽莎的父亲在发表意见，而且一致反对丽莎的想法。

“如果是天气太冷，我们可以送他去圣玛丽岛，就在西西岛的南方。”罗德说。他嘴边大块的羊排几乎要飞了起来。

“曼德岛太……太远了。”丽莎的父亲接着说。

才不远呢，丽莎想要反驳，但她忍住。“你和洛凯会经出航到葡萄牙，还好几次呢！”她说。

“是的。曼德岛虽是葡萄牙的，但它还要出海好几百哩呢！而且，我们都是因公事才去的。”

“难道做生意比欧瑞及我的健康更重要？”丽莎要求父亲回答。她的双颊因激动而泛红，她甚至毫不隐瞒自己的失望。

“杰若，她说的也有道理。”所有的目光都投向了康丝。“虽然我想到他们旅途的劳累就感到惶恐，但我认为丽莎和欧瑞在曼德岛过冬对他们是有益的。法兰夫人会将她在猎狐行动中受伤的女婿送到那里去。据她说，有很神奇的疗效。”

苏杰若皱着眉头。“但她的婚礼怎么办？”他向麦克比了个手势。

“这对亲郎来说太不公平了。”

“我认为她应该去。”

麦克出人意表的意见，使他顿时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。他已站直，将玻璃杯放在大理石的壁炉上。虽然他是对她父亲说话，但是他仍清楚地看着她。“我认为那是一个很好的主意。想去改善一个小孩的健康是很高贵的行为。我知道丽莎这一生都在对抗疾病，谁会比她更适合陪欧瑞去呢？谁更能帮助他重新建立信心，用他的脚来走路？”

当这位社会的精英使出全力想说服他人时，谁也招架不住。麦克的微笑毫无敌意，他的话也深植人心。谁能拒绝一名病童最后的痊愈希望？

当两位父亲最后终于同意时，丽莎只能惊讶地看着麦克，哑口无言。是他想要离开她一阵子吗？还是他认为这也许是两全其美的方式来分开，彼此都不会受到羞辱？以他一贯的绅士行径，这很像是他的作风。

但从他看她的专注表情来判断，应该不是那样。他细细地观察她，她像第一次见到她。而她则因他的注意而更加惊慌。

“我明早会查一下船期，”罗德边穿大衣边说。“我相信我的船可以顺利地将他们送达。”

“我们还须找一位监护人。”丽莎的父亲接着说。

丽莎慢慢地走向在整个讨论中一言不发的欧瑞。“我们将有一趟刺激的探险。”她用她的手握住他干瘦的手。“航行到一个异国的小岛。享受晴朗温暖的冬季，而不是这里这种潮湿怕的寒冷气候。”

“如果我必须带这张椅子我就不去。”男孩冲口而出。

“听好，欧瑞，”罗德说。“你必须依照我们认为最好的方式去做，而且我——”

“欧瑞马上不需要那张椅子了。”麦克再次化解了可能引起争端的危机。也因此，罗德软化下来。麦克将丽莎拉到一旁。令她惊讶的是，他将手放在她肩上，用低沉只容她听到的声音对她说话。

“也许我的新娘回来之后，对我们的婚事会更积极。”

“我……不是的……是——”他用他的嘴轻触她的双唇来打断她的说话。她一时之间不知所措。她可以感受到他的微笑，但她不知道他是否感受到了她的惊愕。

“丽莎，我会去送行，也会去迎接你回来，”他说。“我希望，我亲爱的女孩，你对我们结婚的疑虑会在你停留外地期间化解开来。在你回来时，你期待重逢的心会和我的一样热切。”

“他有三个女儿和一个儿子。”

“多大？我是说那个儿子，不是女儿。”

这位瘦削的律师必须稍微掩饰一下他似乎不当的企图。他为何想知道贺罗德唯一的男性继承人的年龄？当然，他没有提出这个问题。他有敏锐的嗅觉知道麻烦所在。他也知道这个家伙确实是个大麻烦。他不是明着大沙大闹，他喜欢来暗的。看来，贺罗德可能有麻烦临头了！

“九岁或十岁，他几岁有关系吗？”

他马上了解到这是一个很愚蠢的问题。因为这个人抬起头看了他一眼，他刚才正专心地阅读一张列有贺罗德事业及豪宅地址的资料。他的眼神真的很冷。律师吞了吞口水，有点坐立不安。“他今年十岁。对，十岁。他家的仆告诉我的，而他将到别地去过冬。”

男人的眉毛下垂，脸上毫无表情。

“他从马上摔下，要被送到一个小岛去疗伤。”律师接着说。

“多么幸运啊！”

~~~~~ 风 暴 的 心 ~~~~~

戴塞恩不相信宿命或命运。他不会向任何人祈求任何事情。命运是由个人创造的，不论好或坏。他总是会掌握时机，开创自己的前途。塞恩已经等了一辈子要向贺罗德讨回公道，他的坚持终于得以报赏。他的机会来了。

他抽出了一个信封，将它滑至桌子的中间。“这是你的报酬，如果你向任何人提起这件事……”

他不须明说。雷卫在他身后稍稍移动一下，塞恩看到律师的脸变白。雷卫就是有这种威吓人的能耐。

律师匆忙离开房间之后，塞恩示意要他的两位手下坐到同桌来。此时，女仆探头进来。

“酒加满吗？”

塞恩较年轻的手下奥迪动了动眉毛。“多么好的主意，你可以把我加满。我也可以把你加满。”他笑着。“我们可以来个交易。”

她傻笑着侧身进入房间。她是个矮小的棕发女孩，但她的大胸脯快将她的胸衣撑开了。不到一小时之前，塞恩才将奥迪从一位干瘦的金发女孩身边拖回来。而之前，奥迪这个小混混还跟一个大他两倍的寡妇过夜。

“加完酒快走吧！”塞恩不耐烦地吼着。他的复仇计划已迫在眉睫，奥迪必须控制一下他的欲望。

女仆动作很快，但她的身体前倾，让奥迪及其他人都大饱了眼福。当奥迪将手滑入了她的裙子，她尖叫了一声，然后是柔软的喘息声。她很小心地不要将酒溅出杯外。在她离去前，她向奥迪投送了款款秋波，然后关门离去。奥迪伸出了中指，得意地笑着。

“我伸进去了，真的，又湿又暖，她早已在寻找了。”他闻了闻手指，长叹了一口气。

雷卫摇摇头看着这个年轻人。“可能是前一个莽夫和她在楼梯下、穀仓里或是外面草地上留下的。”

“放你狗屁！”奥迪不客气地反驳道。他将中指伸进雷卫的杯中，搅了一搅。“你只是嫉妒自己没这个能耐。”

“我的安娜值你一百个、一千个娼妇，等待她愉快多了。你还年轻——还只是个小孩。”他接着说，故意要惹恼奥迪。“你该学学女人有的，不只是两腿间的那个东西。”然后雷卫转向塞恩。“那么，我们要回去了吗？”

塞恩用指头敲着桌子。“快了！”他沈思了一会儿，对他的老朋友说：“非常快！”

他站起身，冷酷而阴险地笑了，令他身旁的两位男士抛开无关紧要的念头。当戴塞恩有这种表情时，全世界的人可能都要小心了。

雷卫与奥迪交换了一下眼神。他们对塞恩和贺罗德之间的过节所知不多，但是他们知道他一定做了什么愚蠢的事才惹恼了他们的老大。不管他是谁，他马上就会知道跟塞恩过不去的下场。

天空灰蒙蒙的，贺家和苏家在举行惜别会，雾气在每个人身上留下了像钻石般的珠子。他们闻着马车上潮湿的毛毯味来到圣凯林码头：但现在，明显的鱼腥味盖了过来。丽莎真心希望不要在整个行程上都闻到这个味道。

她从未到过海上，从未踏上小船，更不用说这种渡洋的大船。但她想像过，据书上说，海洋的味道咸咸的，与陆地上的味道完全不同。对于这个轻率的计划她确会有些怀疑；但现在，则有愈来愈强的好奇心。她想闻一闻大海，体验大风大浪。她想看月亮从何处升起，何时落下，看潮汐如何被这颗远方的星球所影响。

她只希望，不要每天都像今天一样寒风刺骨。她觉得自己的皮肤

好像要冻成蓝色了。

“你知道，现在要反悔还来得及。”丽莎的母亲在她的耳际轻声说。“有安妮表姨应可以了——”

“不，她不能。何况，我真的想去。”

培芮挤入她们之间，手臂环绕着她们。“妈，她要去，我也要去。”

“你要上学，小弟。”丽莎反驳。弟弟和哥哥一样常给她惹麻烦，但她一定会非常想念他们。

“我不小了，”他说。因比她们都高而往下望。“而且，”他接着说。“我还可以学到很多知识——地理、历史。”他乞求地看着母亲，但她如两周前一样充耳不闻。最后，他只好苦笑放弃，在他姐姐的脸颊上吻了一下。“多保重，苍白脸。”他严肃地说，并用他在美国小说中读到的名字来称呼她。

丽莎回以无力的笑容，离别比她原本的想像更难。“我不在的时候不要长得太快。”

洛凯是下一位，他重重地抱住她。一直都是他在照顾丽莎，现在她知道，自己会经多么倚靠他。她真的可以照顾自己吗？

然后是麦克。另一波的犹豫又涌上来。她为何要逃避他？他是这么地完美。她的脑恐怕比她的肺病得更重，才会拒绝这么一桩人人称羡的婚事。

当他朝她迷人的一笑，又轻吻她的眉毛时，她怀疑自己是不是该重新考虑这趟曼得岛之旅。然后她父亲清了清喉咙，麦克退了下来。“一路顺风，丽莎。我会每天数着日子，直到你回来。”

直到你回来。他的话语一直环绕在她的脑海。父亲抱着她，又重又紧，她几乎喘不过气来。母亲捧着丽莎泪已成行的脸。“你回来之